

◎徐城北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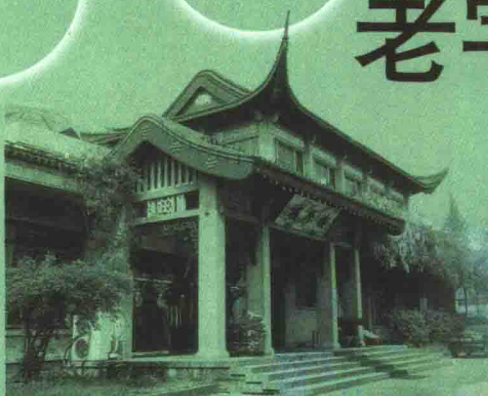
花雨纷披 老字号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◎徐城北著

花雨纷披 老字号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花雨纷披老字号 / 徐城北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3.8
ISBN 7-5004-3909-1

I.花... II.徐... III.工商企业—研究—中国
IV.F72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34282 号

策 划 王 磊 郭沂纹
责任编辑 郭沂纹
责任校对 徐幼玲
技术编辑 郑以京
整体设计 海 洋
插 画 李滨声

出版发行 **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**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-84029453 传 真 010-64030272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设计制作 北京锦绣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

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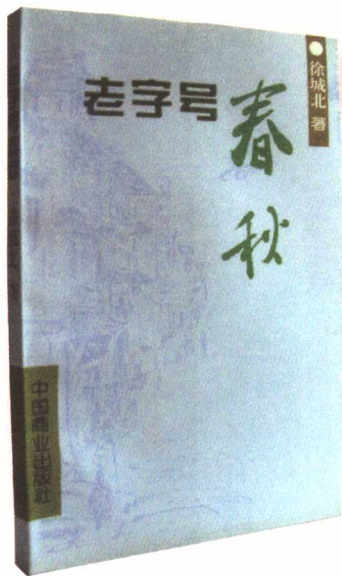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 13.2 插 页 4

字 数 90 千字 印 数 1-10000 册

定 价 38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

1996年我出过一本《老字号春秋》，此后与老铺子老商家的来往就多了。我发现，老字号一界很“认”我，因为我是从梨园“过去”的。他们说，老字号和梨园“是一家”，许多老伶工到他们那儿吃饭、买东西，不知不觉提升了唱戏的本领，靠的就是一个“悟”字；反之，艺人们无意中的聊天，也让买卖人懂得了许多不熟悉的事情。我呢，也很领这份情，于是这些年，又和不少老字号深入往还起来。慢慢的，又萌发出新的心思，想再写一本新的研究老字号的书——内容都



有了，就是书名还没找到。苦啊……

却说近几年，尤其是写过《老北京》三部曲之后，我的朋友圈扩大起来。这儿单说一位“隔行不隔山”的李燕兄，我俩是在中央电视台认识的。连续几年的春节之前，都有一批能“侃”京城文化的人到那儿录制谈话节目，内容多涉及北京民俗，也是为即将的过年铺垫气氛。我和李燕年纪仿佛，常有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的时候，所以一来二去就熟了。这个“熟”是因为觉得“近”，时常是他谈的事情套着我的东西，我谈的当中也套着他的——所谓“连环套”的正是。记得头二年，他问我正在干什么，答以“写老字号”。他立刻大声赞许，说他老爷子（著名中国画家李苦禅先生）还留下一本描述老字号的书，线装的，不敢说写得有多好，但其中的那种“土味”是难得的。他发觉我的“谗虫”被勾了出来，没等我发话，就又说“哪天有空儿，我找出来送你”。我听了心想：哪天他能有空呢？因为李燕是北京有名的大忙



人，于是这“头二年”一瞬而过。去年岁尾录制春节的电视节目时，我没能遇到他。一问，是他身体不好，而且是心脏“怎么怎么了”，吓得中央台也不敢再坚持邀请他出山了。录制节目后不久，我的写作突然加速，进入倒计时状态。最后没辙了，只好电话求援。他叹息说，我从老家那边带过来的东西多，许多“老爷子”留下的东西，也未必准有用，但哪样也舍不得扔。于是，我这个新家就乱得没法说。不过，幸好前一段为找别的东西，翻过好几个角落，都没见你要的这个。现在，搜索的范围缩小了，我一准抓紧时间继续翻，一旦有了结果，立刻给你寄出……

我这本书的写作和美术设计都在有条不紊的加速中，李燕那边渺无消息。我不敢催，也不能催，只当没这回事儿吧。不料，就在书已进入录制过程的时候，他打来电话了：“找到了！书名叫《朝市丛载》，是从整体上写民俗的，其中也涉及到老字号。已经复印完毕，并用邮政特快送过去了……”

一刹那，我想起从没见过的苦禅老人。五十年代，我曾在中国画里沉醉数年，也接触过几位很老的中国画家，对苦禅先生的画风是熟悉的。也就在一刹那，老人许多作品在我脑海中飞动起来，如同花雨纷披。不是苦禅老人的整幅画作，而是他绘画的若干局部，各种颜色和各種图象的局部，顿时都从原作中分离、肢解开来，它们分化组合，在我的脑海中另行排列……它们旋转着盘旋着飞升着，构成一幅幅的新颖的图画。通过一次复一次

的闪现，此书的书名也给“闪”了出来，就叫《花雨纷披老字号》吧。七个字儿，稍微多了些，但可以排两行，同时尽量让封面出国画洒金的效果，扉页上则不妨洒银。我会把这建议提给美术设计的朋友。

我像京剧丑行演员那样，做了一个悄悄擦汗的动作。因为这本书的名字真应了那句老话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”。现在，书名是自己“找上门”来了。我庆幸，我满足，我愉悦，并且请您和我一起分享。

作者

2003年2月19日晨

自序

2 源头说起

- 3 杭州楼外楼·楼外悠悠
- 11 西安老孙家·进化的明证
- 17 绍兴咸亨酒店·醉霉臭糟
- 21 苏州虎丘·野唱昆曲
- 29 上海南京路·步行街的骄傲

92 南城风景

- 93 丰泽园·胜负全在一口汤
- 101 致美斋·四做鱼与爬楼梯
- 109 一得阁·研墨与墨汁
- 113 谭家菜·侧室文化
- 119 王麻子·还应该是“黑老虎”？
- 123 小门布店·朴素人情美
- 127 延寿寺街·难能可贵“小而全”
- 131 湖广会馆·主业副业都唱戏
- 139 花市小景·干鲜争美
- 143 信远斋·说不尽的那一盅
- 149 琉璃厂·走不完的街
- 157 潘家园·又见龙顺成

38 前门一瞥

- 39 正明斋·走出“鼎足三分”
- 45 全聚德·小铜牌与接受美学
- 51 同仁堂·“诗言志”
- 59 内联升·再退是何方
- 65 都一处·“小康”生出宽厚
- 69 张一元·滚雪球般发家
- 73 瑞蚨祥·决断的魅力
- 77 京城鱼市·“快”字当先
- 81 大北照相馆·真会做生意
- 85 门框胡同·小吃街何日燕归来

164 南风北渐

- 165 桂香村·肉埋在饭里
169 稻香春·巧中求大
173 东安市场书店·无序为上淘书乐
179 东来顺·创造火锅文化
187 仿膳饭庄·走过的“之”字形
195 莫斯科餐厅·接触西餐

204 遗韵绵长

- 205 鲜鱼口·鞋帽一条街
211 崇效寺·牡丹何处
221 太庙灰鹤·能飞的帝王风景
225 东兴楼·遥远的烧茄子
231 天桥八大怪·麻痹痛苦的欢乐
235 西来顺·经商的最佳心态
241 白塔寺·芸芸众生的第二课堂
247 什刹海·孤独的人文绿水

255 后记

散论二十则

- 20/吃小馆 28/船多不碍江 58/三个“大三元” 84“八抬大轿”及其他 90/有
“今儿”没“明儿” 100/三种人 107/老字号的“和”与“合” 112/不成文的继
承法 122/三年零一节 142/说“前店后厂” 148/开业早≠老字号 178/玉器人
到了五十岁 186/北宋的老字号 201/吃春饼 220/70·80·42 224/“忠奸共
处”的鹤年堂 229/迷人的大酒缸 234/御街的标识 246/老字号与“八” 254/组
字成诗

源头说起

老字号在许多人眼中，似乎是在清末民初的北京大栅栏形成的。这看法未必对，因为在北宋的都城汴梁，成熟的字号就已出现。中国有六大古都（加上安阳，就是七个都城），它们以及众多的准古都，才是老字号最好的生成土壤。所以这本谈老字号的书，要从源头说起。请关注生活中流淌着的那条真实的河（河也如同土壤一样），曾经抚育过多少真实的字号和老字号啊。再有，今天写老字号的书，不能仅仅去谈特定商家的个案，研究对象可以宽泛一些，在关注和琢磨它们生成的大环境时，要把具有古典素质的项目（甚至是大环境）全都包容进来。回想当初，字号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老字号，一定受到过大环境和相关事物的恩惠。如今自己成了“气候”，也不应该把当年的“穷哥们儿”扔在一旁吧。





清明上河图局部



楼外楼·悠悠楼外

悠悠,约略一百五十年前的杭州。

3

悠悠,在杭州西部的孤山上,住过一个叫林和靖的人,他孤独地跑到山上,镇日与梅花、仙鹤做伴。他死后,城中之人便说他是“梅妻鹤子”。这座孤山面对外西湖,山下临湖一条土路,土路旁边开了几家店铺。在小岛的西南方,有一洪姓人氏搭建了几间房屋,做餐馆生意发达了,便有意起楼。起楼之前,他跑进身后的大学问家俞曲园的“俞楼”求赐店名,俞先生则说:“你好厉害,既然决定在我‘俞楼’之前起楼,就叫做‘楼外楼’吧……”

这楼名有典。南宋诗人林升诗曰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”诗是批评性的，是说杭州风景太好，使得游人只顾及时行乐，丝毫不考虑国仇家恨了。但店铺仅仅取了首句中的最后三字，其中的气象却是中性和客观的，甚至转成了积极意义。您想，一百五十年来所有到这儿来吃饭的人，进门一抬头看到这块匾额，一想起“山外青山楼外楼”这句诗，必然会在心中涌动出豪迈心象——如同从高空俯瞰大好河山，层峦叠翠，间或有些楼宇，全都伸向了渺渺天际……祖国山河是这样，古往今来亿万生命也是这样，不都是应该一浪高过一浪的么？所以有一点可以肯



定：这一百五十年来所涌起的亿万心象，当是非常壮阔和雄浑的，它们扭转了林升原诗的批评意向，淹没了俞曲园赠名的佳话，甚至与西湖的优美





风景也相得益彰……

在最先的一百年中，楼外楼除了俞楼之外，还有一个参照物。那是另一家饭馆，叫太和园，也背倚着孤山，

只不过它在西泠印社的东麓，位置更佳。对此，楼外楼尽管羡慕，却没有办法，只能埋头做好自己的每一道菜肴。比如西湖醋鱼，它酸中有甜，不

用一点点油，味道就是特殊。每个人吃了都觉得好。西湖渔人知道之后，便把自己从西湖打上来的鱼虾，挑个儿最大的给楼外楼，剩下小个儿的才给太和园。这渔人的选择不正代表着时代的意向么？上世纪40年代，蒋介石每到杭州都到这里吃饭，每次都“钦点”这道醋鱼，前几次吃饭时的心情都不错，最后一次来这里，是

1949年的1月21日，他被迫下野，在飞抵杭州的当晚，浙江省主席陈仪在楼外楼宴请蒋，特地把醋鱼摆在了蒋的面前，但蒋硬是没动筷子。作为此际心情的对照，是前几年他来吃饭前曾游西湖，站立船头偶一仰看，发现孤山上有一处非常优美的房屋，样式和颜色与环境融成了一体。蒋没转动身子，如同自语般问这房子是谁的，



西湖中荡起龙舟，舟中开设“乾隆船宴”

下属答出一个蒋所不喜欢的人的名字。蒋皱眉，下意识说“他还这么会享受”，下属听了，便请示是否“借一个名义”——把这所房子“拿回到国家手里”……蒋没回答，不经意中好像点了下头。（我写到这里时，脑海中出现一幅画面：蒋背身站在船头，肩上披着一个黑色的披风……他凝神望着那个山上的建筑，他倒不是为自身享受而贪婪，他只是一再想道：这样好的房子，为什么不是自己的人在使用呢？）于是，一个夺其屋的行动就此展开。我很“欣赏”这段轶闻，因其洞穿了蒋的那种枭雄却又幽隐的心灵。在蒋的眼中，万里河山都姓蒋，何况一所小房子？而命运又太捉弄他了，曾几何时，党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，自己竟然被逼下了野……餐毕，他最后望了望那道完整的西湖醋鱼，便惆怅地离开了楼外楼。

很快就全国解放了，洪姓的第五代赶上了这个时刻。也是经营不善，先以7500万元（旧币）的价格卖给国家，随后在1958年搬到太和园的

位置，太和园则迁进了杭州城。三年困难时期，杭州缺乏物资，楼外楼每天进料是没肉没鱼没虾的，就以大萝卜和各种青菜“仿做”出各种肉食佳肴……随后“文革”中，楼外楼和全国一样，也乱得可以。“文革”结束，1980年楼外楼在原址盖了新楼，气魄大增。不久，原来开创楼外楼的洪姓人家的第六代找上门来，说解放初期仅仅以7500万元（旧币）就买下这份产业未免是“太便宜”了。而接待这些后人的是新任的党委书记，他高中文化程度，曾在杭州“天外天”餐馆担任特一级厨师，后转机关工作，此际刚刚派下来接管楼外楼。他听了这番诉讼，也觉得当年的价钱未免太低，就请示了上级，给这些后人一笔钱“了结干净”。不久，又一位较他年轻几岁的总经理到任，二人从此联手，一起工作了十八个年头。

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让我一笔带过。“文革”之后，我一介“北人”频频跑向“南国”，开始闯进楼外楼的世界。发现他们把传统的十大名菜，发展成目前至少三个大的系列。

第中客入董中 梅外楼



它仍然挺立在孤山小岛，但绝对没有一丝孤独，每天都有来自祖国和世界的宾客前来品尝，自己已成为杭州和全国（甚至是全世界）相联系的重要纽带。他们召开过中国“六大古都七大老字号”的联席会议，共同推出了名盛一时的“古都宴”。目前这个古都老字号共同举行联席会议的举措已经形成为制度，每年更换地方举行。近年，各地饮食业大多受到新兴餐馆的冲击，楼外楼也是一样。杭州新杭菜的兴起，全国有目共睹。楼外楼处变不惊，其总经理担任了杭州饮食行业的同业协会的会长，而诸多新杭菜的后起之秀，全都是协会的副会长。他们互相取长补短，共同挑起杭州餐饮业的兴亡。

我去年年底又到杭州，这一次游览给我的震撼很大。西湖即将西进，湖面扩大几近一倍。杭州版图已接收了临安、萧山二县，市区中心移向钱塘，东侧滨湖路上的车水马龙也将转入地下……这种“大杭州”的格局，就要在最近的将来变成现实。在“大杭州”这样的大背景下，楼外楼又将向何处去？

悠悠，一百五十多年的岁月，就这样悠然逝去。那么展望未来——未来的一百五十年，或者更长更久的光阴，我相信无须细问，他们必能跟上时代步伐，飘然前进。时代发展应该是日新月异，但从楼外楼这里凭栏，却又总让人感觉到一种悠悠。记得五年前，当楼外楼举行自己一百五十周年